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序類

敘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自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為蜀郡守第僅能選郡縣小吏受業博士化蠶叢為文雅之鄉耳長卿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畧定西夷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

其喻蜀諸篇。柳何其峭嵺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經生之筏而見其奇。解詞賦之蹊而著析衡功也。豈寸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譬則驅車於水。操舟於陸。能有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於海內。而唐大夫用茲起家。遂經術而嫺于文章。幾與文翁長卿鴈行。今繇張富順原裕所言觀之。大夫豈稍稍著文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拊小民如慈母之哺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叙亦然。往歲建越賊乃諸酋為蜀梗。餽餉不乏。於時大夫功稱冣。 天子嘉

其績。晉秩三品。今又以治功報最。將恩延上世矣。夫蕭酇侯非漢廷第一功哉。詰其繇則轉漕關中給食不乏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間。廣尺寸之土。而漢高一旦抑諸將。而跽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其給食等。今而後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秩加恩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屋宵旰。膺才之蹤軼上賚報。而猶苦不給。金錢纍纍。載而之邊。而戰士之枕戈呻吟者。尚相藉也。則今朝廷用士。豈有急于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至邊士極耳。

刀斗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致一飽。何以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於飽戰士。而飽戰士於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鬪歲比不登。枵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益飛輓以飽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閭閻。則士卒病。非有循良兼轄鈐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餽饋要領。業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謂不知大夫。亦惟是叙民之慈母。未忍一旦遽奪當

守所以憐敘民者良學乃今當亟寸之時而又售大夫報政之馭敘民即何能久借大夫哉討朝廷所謂用大夫者當益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超轉餉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文翁長卿已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于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將解組歸也則不佞謂之曰公青鬂長寸甫數軔乎治郡而柰何遽懸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為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齋不足彝斑斕耶皖江豈無鯉耶而何以歸為曰吾

母每飭輙念吾兄姊何能為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
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於竭力也等耳柰何為一節
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庾不能强則竊計李先生
行李惟有琴鶴無恙安能薪琴燔鶴以餽太夫人而
李先生則益撚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處甘膬
且吾歸而掾白湖之毛絶勝皖江鯉矣不佞益嘆李
先生賢哉昔毛義動色於捧檄先生快意於解組雖
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雅聞李太夫人素癯而今
者得起居狀于吾州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于昔則李

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繇致母壽者何也竭歷聚甘臇。朝夕偕兄若弟跪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寧遺二千石之禁。不以遠離庭闈苦太夫人。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爽鳩時。所活三木桁楊閭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餓骨立者相枕也。則李先生實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為太夫人額手向天乞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遺世。棲棲有仙骨焉。子瞻所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魏公尚能助教其母夫人計氏徽識。而況乎具豪傑

之資修不朽之業高卧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必飱霞飲液而自儵然出殺表之外直揖金母乎瑤池偕樊魏兩夫人拍肩而邀羅鄒而下不論也斯又何論乎百年此孟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獨契者太夫人今且七袠不佞遂取此言賀矣

鄉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大父所翁蓋踰六袠矣而秀眉丹顏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爲邑庠生會舉鄉飲

酒禮不佞同三五青衿歌鹿苹于堂下于時衰然盛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顏宛如不佞童時所見也則業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葢不佞童時所見邑中景物多異矣挾提者咸年矣盛年者二毛矣即不佞亦且從少得壯而翁秀眉丹顏顧不殊恒時閭之翁孫伯賢者曰大父不出戶數年而神烱然而氣充然而步履蹻然飲啖益雄也嘻大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所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所得飧露飲液術也又

或意翁有異骨如所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然則
竟何術致焉求其所繇致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
且望之曰翁且九袠且百齡夫九袠百齡乃翁所饒
然而不足為翁多也翁蓋有真壽者存何為真壽非
耋非耋非耇非顚非松喬非冥靈嬰孺所具白首或
未知今夫嬰孺鬓鬒而膚澤迨其老也鬓鬒者化素澤
者化瘁而此嬰孺能飲能啜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
默能語之知自童至老不衰不移鬒髮可素此知不
素膚澤可瘁此知不瘁知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

地而蜉蝣乎今古是之謂真壽松喬昧之故與殤等
寘靈昧之故與槿等乃翁却掃趺坐久矣却掃久必
能息諸塵緣息緣則静静則虗虗則通通則智生智
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
知是為大年九袠百齡一晨辟頃何足論也抑不佞
聞之智弗具者萬行奚源矣行不備者一智奚托矣
故单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蜚故行也者載智
而運合智而鳴副智而蜚者也自吾邑有翁而寠人
多以飽寒者或以温行者不苦無梁而賢人之祠不

灸滮漫則公之行也為貴公子而有以自下遺榮以
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行也訓子
若孫多長者之行則皆公之行也士行幾備矣行備
故意無閡意無閡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
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超于
支干之初方且遊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于不雕
之園故可縮百年為一時可演一時為百年其使眉
秀而丹顏者其餘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或者猶然索
翁于形骸之中泼裘之內誇修齡于一瞚之間不亦

遂夫于是邑長者聞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即吾儕將籍以求真壽焉爲書以壽鄒翁庶幾鄒翁益勉其所爲大年者

江陵涂使君任黄岡序

不佞聞句章薦紳津津乎談涂使君不置口無何補蘄陽蘄陽者楚巖邑不佞有先人之敝廬在我諸父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江陵不佞抑又喜江陵距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弟之餘以波及我甫餘二禩而侯又之齊安矣侯易行

鄉里父老趾不及闤闠者纍纍至衢塞相藉以行眄者負耜貿者弛擔狂走無次攀侯車而號侯竟去我侯何去我車為柅不得發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値也訊父老良善使君何以煦噢爾華今爾閔閔若子去父如毋父老趍而前使者胡不聞日者女魃為災吾邑稱劇然吾儕衎食而不虞饑也班荊休居而不虞勞七尺之廉畫扃而不虞追呼夜啓而不虞盜有子擾梧唔咿而不虞困公門數武邀若河山歲時伏臘醉飽徵逐若稚子寧憂饉也吾儕卽小人亦安

能飲水而忘源蓋我使君之畀政多矣里有長河剧為亟裁之矣貿粟而食畸人不操釜而飽矣黠有刑矣税有期矣胥黷爾足而不能闞而造之口矣里猾瞯民橐若其囷廩今視猶爍金矣唯是江有水畦有泚以充使君庖餘無庸矣仁乎使君今竟去我我柰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循吏豈不稱公孫僑迺其初尚來與人之誦至於文翁次公董吏民愛敬蓋待十餘禩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涂侯為慈谿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蘄陽又未

發而江陵而戴之愈甚乃今蓀安鄭鄞民信之矣惠尤易洽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循良所難而涂侯獨易之也或曰涂侯盖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詫其易盖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㴱不尠然本地未晰也猾猾焉朝課而暮拊操其紐而欲精入于人心夫安淂不難侯精徹乎性命而因其土宜及一邑屈伸闢闔妝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詫其易矣于是敝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侯行不佞謹次前語以復乃侯所繇移蓀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淂

畧云

葛醫序

僕年十餘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粑霜露幾不起服君藥得生僕自是不能忘葛君丙戌携之遊都門既讀書館中日與葛君相對劇談相樂也計故人新禪寇君豈詎生丘壑想耶比歲暮則竟思歸矣曰吾汎乎不繫之舟翛然而來耳然每寒暑之衩闌馬蹄颯沓問之則紫瀾客也夫刻髮易霜歲月長駛乃驅使泡沫之身于石火電光之頃者安在樂也且如僕生

而習軒岐之業讀玉機之書此自里中所睹似未嘗
不立効也立効而人或吾功或不吾功四十年而僅
不奪稽而已矣則詎非命與伯修君吾夜夢吾匡山
之廬白石清泉濺濺有聲翠竹檀欒醒然在目吾能
不思歸乎婚嫁果畢五嶽終遊君無留我燕市當訪
我浮羅耳予知其不可留也曰吾家有東臺湖者山
水足以娛老吾不日拂衣當為湖上草堂以居居士
入山雖清寂恒苦衣食于老人不宜匡山羅浮皆未
可也請思之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即止余里東臺湖上湖上山水清絶唐生結茅為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醫獨精吾族數百家聚村内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約戀其門都不浔他往矣唐生為人短小精悍鬚如戟雅善滑稽而于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空談玄唐生則談玄談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為唐生已曬吾族諸伯叔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呼五白擲六赤為歡笑非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叔兄弟相聚為樂必

邀唐生每會即悵然不能捨去諸伯琳兄弟道唐生浩人事多奇予爲驚喜然唐生近有四方之志欲遍遊五嶽明年渡欲從我都門甚善甚善四方之浯于唐生者又當不可數第今諸伯琳兄弟一歲不樂矣唐生乞居士言居士遂信手書之

顧使君考績序

不佞客歲使楚過趙衛之間閭田間枯槔聲達且柯葉萎而田疇龜也竊蒿目嘆曰吾郡得無類是乎蓋之楚而景物差勝矣之吾郡則愈勝每見野老班荆

而嬉市人酒食相徵逐童稚飽食行歌于途荊靡於啓鄰無犬聲則疑吾郡未嘗受暵若水而造物者獨私吾郡人及歸訊邑父老則造物者故未嘗獨私吾郡人也歲比不雨猶之乎他省而水患猶甚丁亥江濤齧城舍如蛟室則畎澮可知矣陽侯女魃一之為甚乃今並起而姦栽民戕民之立當槁者惟百而幸不就槁且樂生如稔歲伊誰為之夫造物之柄人或移之則觀察顧使君力也自使君捐贖鍰而寠人起均門後而屢市貼席卧餉兵戎而綠林遁跡寧餓死

而不敢攫金修江隄而詔水栽然山立西蜀雪消勢若建瓴而不為害諸所興除甚夥一一中民利病民柰何不樂生而區區水旱安能為災也不佞居嘗謂恒時禾黍穰穰一溫然長者兀坐而涖之可立使民塗歌巷舞若乃于饑年臨畸民揹揹用力尚慮不睍而乃安然毘蔬色之人妝稔歲之效自匪溫良兼乎卓犖鮮克辦矣使君寬然君子而行能超超令邑倅郡俱著異政青天明月之謠至今在人口類可謂華實並修而誠與才兼資吾郡俗歟而豐易瘁而旋又

何怪焉我民方且飲德含潤謂可長有使君而使君已及報政之朞矣勞苦而功高旦夕且膺顯擢我民即欲不去膝下焉可得已或者當宁辛哀憐荊民即不次之擢猶仍楚甸則我民之飲德含潤當未艾今以後我士民日夜額手籲天曰庶幾以公福荊人萬吻偕饗若蜩螗然則尚冀萬一得所欲哉于時郡大夫涂公而下徵不佞一言賀公不佞荊民也敢單述荊民之情以附竹馬兒歌謠之後

壽封公龍川鄔公七袠序

不佞曩讀吳明卿先生所為鄱太史兄弟連璧序而
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閭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
翁幾七十矣而健鮐背而丹輔玉光紫氣隱隱眉宇
閒時從社中浮白淋引豪吟即壯者色奪陟絕巘屏
鳩杖不御賈勇趫趫若飛諸少年竭蹷弗及是殆將
百歲未央乎不佞竊疑焉疑翁殆稟緑筋玄山諸殊
相非復凡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僊人或得從赤斧山
圖葦揉扶桑椹金華芝餌之以却老駐顏乎然竟未
睹公所繇老而彌健者而頃之不佞用中秘後進習

次公太史明龍每篝燈劇談太史娓娓及翁事也曰予大人以經術教家諭杞杞士洗然速肖而會流賊薄城令將遁匿大人函色宣言大夫柰何愛頭顱璧筵鼠竄令賊恣意魚肉我士民耶按劍誓衆設方畧城守賊驚鳥獸散令杞士民猶加額讃鄗公甦我大人雖性冲夷乎然不能蘧戚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行寬灼法當殊擢而僅移刺趙刺趙又危與長吏議獄强項不屈拂褏歸矣歸而枕漢濱築數椽花竹環匝接摧刻恰盤薄其中從覘盤瞞莊曇氏言不為巳

有時操長鑱課釀秫或買蜻蜓垂綸倦則隱囊匡坐調息嗒然已耳不倭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所以老而彌健者乃今得之昔晋人戴束皙而歌曰我黍以育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把人骨而肉之何論黍稷而所從士民去翁如失慈嫗迨今有不同聲祝長生若蜩蟬者且不見舟乎可五石者而載十則溢可千石者而載十之其運若夏屋其止若陵更益之百而蝕水僅咫也不盡其用乃有餘用以翁瑰偉寸而老刺史比于用千未竟一造物者橐百禧以

益翁盖愜愜乎弗盈也今復徐徐于于娛心邕意釋
煩揃慮而時跏趺游神清虚翁之壽也固宜且不佞
誦君文吞岣嶁而絡洞庭雷運飈馳非久勤成一家
言君將采天地精英取無涯之知結為大年以永翁
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稱引良辯
令我大人聞之將輾然衍善為子進一觴乎居無何
都諫常君心吾來言鄗君月之某日寔維七袠徵子
一言也以壽顧小子蘧蘧何能秋毫重翁無已則向
所稱引太史前者或可述以觴翁也遂紀焉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宦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寀長其寀少者爲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尚健飯而其年已八十矣藉令家孺人在者纔五十餘耳不佞安得不羨子易微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亦多不逺養者而子易母逮養諸君母即逺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艷談之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而意加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

輀之慮或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
子貴也其居平尤能裂織不厭劬勞者徒欲其子致
通顯以庇裝一旦恩綸之賁今遂矣辟樹果者享其
實摘啖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嚴次
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秪足重母氏慮至
如楚萊子莞葭爲墻蓬蒿爲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
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輾然稱快則適親之不在
貴明甚子易賢者能罄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嘗市甘
膬啗母市鮮華衣衣母其委曲娛親不减楚萊子乎

而貴過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曙乎
孺人之心也子易蓋亟謂我言初奉母入都門時覩
知處孺人春秋高不宜遠踄孺人笑曰我豈遷衰哉
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所為耳乃子
易竟能長㬎受教慈祥哀矜遑遑服念為囚求生民
以不冤毋柰何不安其食美其服適其適哉蓋昔者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輙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
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坐閤內聽其子裁决當理

則悅不可則列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毋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讞獄滇黔矣滇黔之地遠且雜夷雜夷則民多獸悍易攖刑網而地遠則冤抑之列領望伸者不翅火中之思寒泉子易奉宣上恩所至多所平反梏拲褫解圜狴一清如蠲羅釋網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枯槁鮮妍其為陰德可勝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興子孫夫福及其所生而福及其所自生又何疑焉是以刑得其平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啟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
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和
而其緒餘以壽毋即匡道子道具是矣茲行也適值
孺人設帨之辰子易於是披服仁慈以為瀾霈潤宣
澤以為觴以衆矜為祈祝以平反為芝术子易之壽
親不亦大乎茲又不佞之所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
郡諸君子猥肴取不佞之言遂書以賀孺人孺人聞
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序類

戶部侍郎王見峯七袠序

見峯王公司理吾郡時不佞生甫四齡耳又十有六年而不佞舉于鄉猶憶歌鹿之次日全藩士進大中丞戟門下入而再拜起侍兩楹不佞從旁窺中丞公風貌稜稜顧盼雄毅鬒鬚而澤可三十許歲人及出

而同郡二三子相告此我輩兒時所見王同理者也不佞驚詫歲月久矣而丰儀若此乎蓋又十有六年而不佞得晤公仲子太僕君乃知公容鬢履舄不異開府楚中時夫自公司理以至于今幾四十年不佞于其間孩而丱丱而弱冠弱冠而壯齡日化月遷二毛且逼之矣而公獨無改乎疇昔豈非異人乎太僕公又為余言公往夢一仙羽衣而短椶公丹訣旦日出訪及人其驛懸軸大肖而歸里之明年命工鎔故開府時所有銅犛鑄為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

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

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

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肖生

雖雕鏤不能及此尤絶幻怪不可觧或曰王公本抱

仙骨故感異徵耳余謂不然列仙傳中旌陽家顯當

其擇日具壇拜伏湛母受丹訣時宜有幽森奇秘之

論乃當時所為慇懃付囑不過娓娓闡明孝道已耳

及考旌陽積功行六惟去貪除煩勸率邑民絶詭

者則王公之所繇能駐丹顏感異徵者可推已初王

公爲司理時奉太淑人從太淑人呼公前曰理官操三尺閱生命續斷繻于戒之公跽受教公每有所全活則太淑人爲加餐以故公精思爲囚求一生籌至廢眠食曰吾藉手乎反加膝下餐飯也無何給事省中太淑人時舉忠厚正直爲訓公每起草輙思及親語後晉鴻臚久不調當晉開府又數遷條友久之乃出撫湖廣入佐計部考績公父母俱荷恩綸乃慨然嘆曰吾今庶幾能榮親矣然久宦離膝下安親謂何遂拂衣東歸日侍太夫人且聞公定省之暇輙闔扉

趺坐一小閣閣僅容膝而冬夏不易豈其盡龐辟觀耶其為旌陽與否未可知然觀公之孝行篤至而又多生一之緣吾疑其必有合也公今年正七衮而太僕君欲及無文侑觴遂特此說為以壽蓋說壽固莫辯于仙矣

通州刺史吴淮浦考績序

刺史于古為諸侯唐制不應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至宋猶分命朝臣出典州郡蓋其重也今刺史名領數縣然僅科簿書與縣令所治固不甚異其上為郡

太守為藩臬諸大夫左維辟右桎足俛首罄拜之不暇而刺史之體始輕通雖稱州然無藩臬諸大夫連制其上而儼然稱上官者獨府耳府又大京兆躋列卿則刺史所應俯首罄拜之人蓋鮮矣故他州之體輕而通猶然重也雖然他州距都門遠者無慮萬里其操履辦治或可飭可蔵而通去輦轂下為里僅四十即畿輔州邑無近于此者衆目灼而會耳聽如百千燈重重照映形貌色象其狩焉遁是刺史之難莫通難也青門之輪蹄叢此而後散四方之舟車集此

而後入往来相錯如織矣官斯地者磬騎于陸又將戒徒于水餙廚于東又將授餐于西即毎飯意馳于部外而桃席之間夢境猶雜乎手板耳是刺史之勞莫適勞也夫至難且勞其勢宜不能精于民事乃吳君顧獨精于民事豈其才諝知慮果有殊絶儔伍者乎非也人莫不有才諝亦復不乏知慮所用殊耳不善用者以其才諝專工送迎以其知慮单防譏毀故才諝與知慮不得不耗竭耗竭則不得不略于民事乃善用者不然送迎有定禮毀譽有定數約之于禮

委之于數其心常暇其神常適則其才諝知慮不得不有餘有餘則雖欲不專用諸民事胡可得哉今吳君處耳目森列之地有毀譽足以耗知當水陸畢會之鄉有送迎足以耗才而于民事甚辦稽所興除悉當利害洪細畢舉訟理政平恬然若刺閒僻之州而無纖微倥偬淩遽之態倘不佞所謂善用其才諝知慮者耶夫州邑莫重畿服而通爲運道之咽喉尤重之重者程功隲勞誰先通刺史哉吳君弟勉俟之

賀邑鄒太孺人節壽序

鄒自莊簡公出為名臣姓始大公為人寬厚深沉無峭厲刻薄之氣其子孫三傳益蕃光華規範于今不廢皆褒衣緩步譚詩說禮以邑他姓視之真如烏衣巷之王謝矣而其流風餘教又有不盡遵乎男子而實能行之于閨閤者則公曾孫金吾君母太安人是也太安人名家子少為大姓冢婦上事尊章謹司管籥相夫子佐焚膏人家兄弟多至十餘人易爭妯娌為尤少不協日軋軋如喋鴟而太安人處以含默溫良故終無間言予季父婿氏即太安人妹也溫篤絕

不肖忌妬其嫉變畧同大約性生也金吾君早失怙太安人守之形影相弔先世宦不富又孫子衆多析去家益落太安人辛苦持家政教兒成立為邑諸生冀得一第不偶遂以先蔭補黑衣之缺然金吾君慊慊學直無媿名家子皆太安人教太安人先居宦邸年老厭京華乃歸金吾君亦歸念母氏老不欲出太安人讓之曰爾世受朝廷恩澤比羽林孤兒不思盡力侍衛積勤勞取功名以無隤家聲而乃絮絮作小兒態且爾以我為老耶我燈下猶不廢績行不杖齒

猶能辟爆豆急治裝毋我慮金吾君乃強出今太安人年將八十矣固善飭無恙也而金吾君禰懺然曰一官如塵耳即母不欲兒歸那得久住于是輎擲簪冠養程取道與及稱觴之期乎乃謂太安人壽蓋未艾也夫其滔德厚行在巳者豐而壯而孀居垂四十年伶仃孤苦子雖為一官居散地清貧無厚祿以遂親其得于天者大嗇夫桃李雖榮朝開暮落松柏屯霜剝雪久而青青大安人經歷百苦豐其德而嗇其報至此造物者將終不報耶豈以桃李之報報之耶

然則將何以報之哉壽也不百歲不止也予故曰未艾也今予堂上有兩大家自少至長撫我育我視生身不啻也年皆七八十餘即嚴親能致孝養而予兄弟三人皆留京邸不得日侍膝下見金吾君之斑襴而南也真若仙游矣

送奕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之士大夫之有行業者名復不少獨風雅一門蓁蕪未闢士自蒙學以至白首然中惟蓄经書一部煙薰指南淺説數帙而已其能

誦十科策幾段及程墨浚場幾篇則已高視濶步自誇曰與博而鄉里小兒俾之亦不翅楊子雲余為諸生講業石浦一耆宿來見案頭攤左傳一冊驚問是何書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大罵爾欲學成七洲耶吾邑獨此人能詩人爭嫉之因特舉為誡故通邑學者號詩文為外作外之也者惡其妨正業也至于佛老諸經則共目為妖書而問有一二求通其說者則詬之甚于盜賊此等陋俗蓋余廿年前所親見而今里中三尺小子所唆者非兩

漢即六代無論舉義即尺牘往来具有古意道德南
華以及竺典亦多涉獵揮麈擾毫往往有致衣冠文
物殆斌斌等于三吳矣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都門得
與海内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趑趄庸陋見
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為南平一
片黃節白葦何得出爾三人盖謬疑開闢蓁蕪自我
兄弟而不知點化鎔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
少從方伯公宦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偕駕部
弟閉門讀誦駕部公得雋後先生誅茆城南號曰陽

春社一時後進入社講業者如泳不肖兄弟亦其人也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大有學問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權鼓舞諸士諸士寡日夜力剳搜博覽以收名定價于先生以故數年之間雅道大振家操靈蛇人握夜光尸而祝之當首先生矣顧宗道輩得先生不龜手之藥先後見收而先生不免于洴澼絖則先生之遭也遇不遇不足以槩先生先生往年令嘉祥嘉祥之不文甚于吾邑聞其邑士人近日頗知讀古書所為舉義漸有文采其他

陋俗尔浸革易然先生治此土僅數月耳賢人所至傚傾成化豈不異哉今太原為晋名封圖經稱其士人窮理學習辭章先生治之是為以造父駕騏驥風化易成何止倍蓰于嘉祥况石室風谷近在封內實仙人之窟宅區中之奥境撫字之暇攜其士人攝屐登臨論道講義幽巖絕壁墨瀋淋漓自今以往雅道西矣

牟鎮撫序

予少時讀書石浦與諆五舅六舅讀書處僻牟子為

六舅內弟偕焉其墻可跳而越也每暇必裹墻而語
時年子年甚少眉目疎秀出其文字亦了了意謂文
事庶幾可成也而年子精悍饒膂力長鎗短兵拳撲
諸藝皆精其好武也甚文而其技尤工于文意其以
武成名不難然年子時方學舉子業武非不屑也自
後予由隱而仕陸沉金門幾二十年而年子隨夾山
三舅來京師奔走沙塵中幾不可復識問之何業則
云儒不成去為掾史今來遂例轉考企得一官耳噫
年子少時義氣豪放天下事雖不可知何至并一青

矜靳之甚矣升沉之不可測也因問之曰若舊日所學舉子業能憶否曰忘之矣若舊所習長鎗短兵之技在否曰是固在也予乃與夾山男爲之計曰夫掾史之途有限未可以騁高足也今天下多事以子膂勇何不藉明例賣武功爵積日累勞可由小校以至大帥其途無所限又用子之所長甚便且長刀大鉞遠勝老頭巾手中毛錐子況刀筆乎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非虛語也弟子聞而沉吟積日乃決遂棄去掾史援例爲衛鎮撫事畢且歸矣予復招而語之

曰夫咸天下事以志耳昔馬伏波見飛鳶跕跕墮水
中便不能忘少游鄉里善人之言而況孱弱者乎夫天
下之畏事而憚去鄉井者毋如楚而荊之人為尤公
安去鄉不遠予作秀才時見同事至荊赴考者入與
妻訣泣涕交流每一省試如使絕域出門即病久不
須藥入門即愈人人皆然不獨書生故荊之人雖有
絕技終老田間何則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故也余吾
子既有志于立功名矣當急以剛刀割去兒女情態
暇則讀古兵法習所謂技藝乘時赴會如鷙鳥之發

百步不留行或武科或戎行必期于成則天下寡有可望耳若直欲守墳墓騎款段使鄉里稱為善人如馬少游之言甚不可也年子勉之

壽徐母沈夫人五袠序

國朝相業精明寛大推華亭徐文貞公其子孫數傳益蕃鳴珂之聲相屬也而又皆賢不隤其家聲所謂太山之壤實生松栢信矣乃其流風遺教浸于一門雖内而緑窓青閨之彦其壼德婦行亦多可述者何獨男子若文貞公子奉常仰齋公之貳今臺中司揄

賓夫之母沈夫人其一也夫人名家子歸奉常公時

嫡巳故攝行室事是時文貞公方秉樞莞而奉常爲

尚寶父子皆官京師家務緐麗夫人辛苦持家政上

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歡心奉常公應簡命修萬

壽宮卯入酉出勞甚而夫人調飲食餙服御以伺之

故得無苦偶天寒冰結絶水工匠不得食夫人言于

奉常公曰何不即以雪置灰燼中化水乎如言果辦

其多智皆此類也夫人明慧而婉順絶不省妒忌奉

常公媵侍鮝多夫人獨持以退讓即奉常公亦曰沈

氏其有厚享乎已而連生二子長賓夫賓夫生而育
于姬之無子者姬待之稍嚴夫人顧獨喜曰藉以教
吾兒也賓夫既長所交游多名士每至輙治酒食爲
歡嘗謂賓夫曰吾與兒納兒若攜狎客游治兒奈者
吾門立楗若文士来吾典簪珥無所惜吾欲兒以素
縧近朱藍耳賓夫謹奉教賓夫少穎異既內佩慈訓
益勤學問發爲聲歌殊有韻致以不能束手爲經生
言故有志未酬而就先蔭久之謁選當得奉常簿世
其父兄官而憶母氏言退處不競之地故僅得臺檢

賓夫居京師多長者游予以文酒之會見賓夫于黃太史所見其温文退讓不類貴介公子又出其詩示予甚詳之久而知其爲母夫人之教也則相與稱說夫人賢其庶幾孟陶之間又數月而値夫人五十之辰賓夫乃謂予曰吾無所以榮吾母者則惟朋公一言藉以佐觴予稔知其賢不復辭乃謂賓夫曰無論夫人賢宜壽静宜壽仁慈宜壽即所以教賓夫者至矣而不食其報豈理也哉今賓夫之筮仕方始而夫人之望百歲僅半猶行千里者之步武也自是賓夫

日貴夫人之壽日臻當崇隆之地輝耀先世而獻期頤之觴其不卜可知乎若是則賔夫之貴與夫人之壽皆未艾也予之言不止此也聊書其大都以為前茅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區中之福曰壽曰貴曰有後然世未有兼得之者也故鶴髮鮐背者多帶索茹艸之流紆金曳紫者多擢蘭折玉之嘆至于軒冕耄耋貴且壽矣不必有子有子不必賢葢福為紆果紆為福因紆有偏完故福有

勝劣若封公金翁之福則幾完矣翁早擅文藻屢試
高等餼廩東序垂及貢期一旦翻然曰吾父子修經
生業兒幸獲雋焚膏之勞亦既酬矣柰何念一老博
士自苦帖括間乎遂謝青衿婆娑里閭每風晨月夕
徜徉泉石一觴一咏有古逸士之致室有賢媛相莊
白首雖孟梁之媲德陶瞿之偕隱無以踰焉有子霜
鐔君奮身甲第筮仕花縣初宰太原治行卓犖臺使
以地不滿才奏移汾陽太原士民如饑失乳闔邑兒
啼詣闕乞留仍治舊邑至己亥春聲籍益赫竟調陽

曲陽曲晉大邑也附省部繁劇萬狀而霜鐔君挍錯益錯桎冗彌閙神明佯于浚儀禮讓等于雍丘以是尸祝盈邑歌謠沸巷屢薦登剡遂膺恩綍封翁如子官母為孺人翁以賢子貴伉儷偕壽其于區中之福幾完矣或曰金翁之福蓋偶値耳如風墮花錦茵泥途豈有因乎余曰非也或曰金翁能畜養是以壽能義方是以貴耳余又曰非也或曰金翁及孺人天性慈悲食常蔬素即為祭養勢須肉食然晨覓夜鯉亦第取備屠門而已有生以來未嘗身踐血氣之類

其壽且貴或因此乎余乃嘆曰金翁之福端由此矣蓋余每讀竺書所說禁戒甚多獨首殺業故世有持不殺戒者壽其身昌其嗣若表隨景必符之理也今夫胎卵濕化等一軀命人實胎族之一而且軀此四族者于刀砧湯火中以甘其口蓋一歲之間怨懟何止千萬其身之福安得不就銷損乎持戒殺者一生所活當盈百千萬億不可稱量寧有百千萬億不可稱量種種生命啣德感恩而不能資一身之福者故于英以養鯉得仙劉守以放魚延算餞一雀而纍世

三公濟羣蟻而立取上第由此推之活尺鱗全寸羽俱得勝報無唐捐者况于終身持不殺戒所受福報豈有量哉金翁伉儷偕壽復以子貴又何疑也余又聞霜鐔君爲寧視四封人等一子想咎扑輕刑未嘗妄施全活饑寠不可勝紀施于有政大都封公不殺之教也夫翁第能活物而霜鐔移以活民公仁行于一家而霜鐔行之乎一邑霜鐔自茲以往位益通顯所以濟民利生者當益廣由茲觀之金氏之福蓋未艾也余與夷山先生及其君其君霜鐔君父母之偕

壽而膺封也索不佞語為賀曷氏有命不佞何敢辭不文遂推金翁所由致福者以復

嘉祥縣志序

蓋文學政事之分途久矣。雖以洙泗之鄉。素王之門。各有偏至。不能兼擅。無論政事即文學一途。復分兩岐。有紀事之文。有譚理之文。左氏傳聖經主事。曾氏傳聖經主理。彼二君子。豈務各開戶牖。無亦理事夫有逕庭。勢不得互顯于一書耶。雖然。今曾氏奮筆而傳春秋。我知其無難辦。而以一貫之秘竅。正心誠意

之輿指授簡左氏責其傳檪。將無斂指謝亦遑乎我易氏惟學先生。當束髮疏。則振觚談文章。咄咄驚人。棄脂遺馥。薰潤後進。浚進藉以成名者甚衆。不肖其一也。庚辰不肖從易氏計偕。始集儀部門闕外。書賈到肆爭售。易氏獨取大儒語錄及一二竺典歸。不肖傍觀匿笑。此何異熱月販絮。既落第偕歸宿旅舍。易怒伺我嘆榮名之浮虛。身命之脆促。不肖蹶然起。嗚奈何名虛身脆。我何歸乎。易亟取前所市書示我。若經憂第諦觀此。七尺百年不能限也。不使廿載醯雞。

知瓶甕外別有天地自茲日始鑽磨至今十又七年始從霞中聳身而出見日月光其蝕也如此而舅氏則汗契曾氏之唯久矣嘉祥固曾氏父母邦也舅氏用曾氏學治曾氏鄉期年而大治訟庭寂然下簾焚香赫蹄滿案挺筆疾書吏胥旁睨不知其所為匝月裒然書爛然成帙則邑志也不佞始得展讀心開目瞭已讀儒林傳益勃讀至論曾學處愈驚嘆不已何也天壤之間惟有此一種學問而春秋以來亦惟有此一綫學脈也生乎千古之後遡論千古至微之脈

心眼稍有凝翳豈敢輕置一字而易氏極論綴談不越乎言似數家藏無事卜度即兩賢精神生動此義深眇何論邑乘雖彼尋左氏少此微言也蓋我易氏得心宗于曾氏故鳴琴而治曾氏之鄉操觚而雄曾氏之學無非此物安見文學之異政事紀事之異談學乎昔西狩獲麟寔惟此地故邑名嘉祥昭其瑞也今此地有此奇書留天地間斯真 聖世之瑞麟何足言不肖宗道備史局員無案牘簿書之勞所職僅史事耳今與修 正史才短思澀操筆仰屋不知所

焉。舅氏于堆案中小用史法于邑乘，而闗係重鉅如此。使我讀之，娓娓及踵矣。

北遊稿小序

或曰丘長孺游閒公子也。或曰長孺非游閒公子，甚胸中磊塊甚，姑托游閒以耗磨之。余謂前論得丘肉，後論得丘骨矣。尚未及彼焦腑也。蓋此人焦腑包稀甚瑣，非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閒公子，何磊塊之有。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之焦腑，又見長孺之真于長孺焦腑之外。夫長孺焦

腑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長孺所不自知及交游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為妄必以為誇不如姑論其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腑之內適長孺所能自知者蓋詩固不盡長孺長孺所能自知亦不盡長孺也今日晨起擲罷長孺北遊橐寄至余讀一遍為寫此數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此遊

稿序否又不知便可當渡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
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曆丙申冬日
此書原係信意信手寫出被大齊磐而淋丐新安詹濂字
却謄得如此齊齊整整遂不成模樣矣家三弟在家
讀書作文學作忠厚人亦快事也說不作書又作此
擬稿可笑可笑宗道頓首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仝校

誌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不佞夏遇舍人張可宗于真定驛舍把臂相勞苦余謂可宗曰聞足下在選列矣胡歸可宗瞿然起曰而不聞余堂上有白髮人耶語未既輒解纏欲行余視其僕馬有勞色慰之曰溽暑中不虞病乎即歸何亟

也可宗曰吾母日夜倚閭以睎游子吾夢時時逵錦
江也而暇病之虞不佞竊嘆孝哉為親忘榮妻忘勞
矣乃別去幾數月而可宗以書来曰我母長逝矣孫
不雖疾驅不顧少兒暍死者徒欲一及拜庭闈而今
如是矣天乎悲哉則惟子憐而為吾母銘夫太宜人
予不佞猶子也何敢不銘太宜人姓金氏刺史懷麓
公之配而僉憲匹道舍人匹學庠生正論母也其先
從上海徙綿三世而有參政公爵爵生大司馬獻獻
生太史卑太史則太宜人父也當太常公與太史同

館時業相約為姻矣及太常公殁乃通好歸焉而是時家計蕭踈甚攻苦澹事姑以孝聞而康峰公用是得畢紓生業列名賢書乙丑謁選倅承天太宜人從臺使者才公以公轉輸秣陵倉曹亟藉公功而無何江陵沙洋決公日宿畚鍤間長堤巍然迄今郡人饗其利其所以一意專智一切治辦無刺刺顧婢子問食指之憂以能有華問秋毫皆太宜人力也未幾兩子並舉于鄉明年伯子登進士而康峰公乞擢刺普安太宜人曰策名報　主幸有兩兒公髮種種且休

矣康峰公喜曰是吾志也遂拂衣歸迨康峰公沒而
宜人用伯子大理邇考封翟冠象服子孫羅拜里姻
豔焉而太宜人頋慼慼不自安也泣語子曰身乃何
幸揚帔曳裾然汝父何在也諸子皆泣伯子兵憲閩
越太宜人皆就養無何歸而聞兵憲訃慟甚傷目然
猶不廢和熊之訓可宗竟以丙戌登進士官中書舍
人太宜人之教也明年可宗使秦歸省太宜人益健
飯趣可宗早還朝可宗不敢違竟以心動請告
歸歸至淇而太宜人訃至矣太宜人恭能仰侍敏能

也襄慈用下撫鄉國之中推爲女士雖家世累貴而
自奉甚薄生平無艷服諸孫有小過輙加訶責至閨
族人鄰媪窶不能活者不難寒突以濟也晚年得淨
土書讀之遂皈心蓮域禮頌不輟一夕忽戒諸孫曰
爾卅父致身離親分也夫復何恨爾輩好讀祖父書
余即死瞑目矣言訖呼侍女爇香端坐而逝數日後
一孫夢太宜人語曰適從西方路来異哉豈其生安
養耶嗟嗟夫世之日對嚴祖耳聞法語者豈少也而
太宜人一聞之下渴愛流而竭情塵淨域往生知非

夢語斯所謂梢匾中之常緣遊物外之曠觀者矣銘曰裂織示訓婦德未稱指金流譽母儀斯闡太宜人不兩有令名耶晩修白業安渡迷津蓋馮夫人之倫也淵範洵敲智鞘長凭色身斯藏神理匪沉嗟嗟乎太宜人

孝廉張廣源墓誌銘

先生諱雋字仲士號廣源故少保淨峰公之仲子也先生生廣之官邸故自號廣源少穎甚喜讀書日程數千言少保公常憐而節之不得少保公嘗夢登臺

淩有尾者婿甚喜曰後世其有繼予武者其在仲氏
乎彤之官與偕輿博已如宿學隨叩即應少保望重
游廣訊答四至先生代裁其函侍史腕脫少保喜曰
是兒佚我少保卒于軍先生毀甚痛念家聲隆重惟
薪之不克荷是懼丞哀下帷矢志益篤家故藏書擬
于嗣謚又少保軍中校錄萬卷復自四方購求奇文
異典一時並集先生斂于應世淋專于高凰以故前
代故事今朝典章畫地成圖指諸掌上濬裁為文泉
深波湧河海滂湃不同溪澗細流嗟乎今世富貴家

兒席其世業綈錦木偶不知書是何物平時高履華
軒鮮衣怒蹄非不美好及至語事張口對策倩人如
坐雲霧有識含羞之推所嘆千古丘貉如先生身為
貴介恬若寒素精勤之苦窶人不受辛以成立無隕
家聲可為賢矣且先生少從少保其于用世深謀應
卒秘計見之謨策之審亦欲有所建樹非直為鉛槧
文人已也乙卯補諸生辛酉用少保平定黑苗功任
子入太學祭酒陳文端公覽而奇其文試輒首遂舉
順天董試為林文恪公文恪素知少保又奇先生才

大喜曰是足爲貴介子吐氣也是時先生高才奇氣噎取一第而久之不第則益發憤下帷長吉心嘔子雲腸見陰陽間之羸疾復作值季弟隕悼念人琴神慘意傷漸至骨立遂以不祿嗟乎使天假先生以年即時不我與未能勒功油素亦將網羅舊聞有所論著何公子之書未成而子淵之命隨隕天乎棟後人而收之可傷也先生性篤孝出自母莊而事嫡母吳如生奉兄姊撫弱弟情意肫至性故儉素脫粟袴布不厭慷慨好施償屢焚券居鄉不通州縣一字爲人

丰稜嚴整而中懷樂易且夫高才者行或不餙而先生又長者不惟無責介氣且無文人氣故可貴也余聞淨峰公風節鴒鴒為人嚴取舍修行誼先生盖家學云先生沒時年纔三十二配洪孺人為洪侍御庭桂女子一即禮卿為予乙未分校禮闈所得士讀其文淵博深至信乎有源所謂是父是子然先生不能身自得之而僅得之于不可知之孤天乎可嘆也禮卿將以某月某日奉先生大事持狀來請余誌之余素知禮卿焉敢辭乃為銘銘曰祖及孫貴且賢公居

中獨無年人畧缺夭㔾全畜中閭豐㳂前生有涯知
則延百千禩傳孝廳

廵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誌銘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司
進士時傳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
閈爭艷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為庶
吉士始淂見公以脩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
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覩
公面日月幾何已為陳迹年光石火良可嘆也狀公

者為里人莊渇全太史其言無虚美遂損益其語志
之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
本姓改諱汝濟字澤民傳野其別號也世為山東汶
上人自五世祖浩禮貫開河里浩禮生滕滕生珊珊
生林林生公為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
泉公鏜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
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攜歸子之公以
是為吾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頴年十一輒工經
藝十七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

十有一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黄髮臨川故號衡疲公
筮仕此地游刃恢然倅後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
提獎矜裾摩撫饑寠蓁畝畫闢蠶蔟一清屬賦法瀫
新四境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
剡庚午　覲畢還里遭羅孺人憂公時已膺内召矣
迨服闋齡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闥霜臺
之選而年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
為江陵張公抗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
事太司馬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

閱四司章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循通雅望題才所急藻鑑之寄安所避之己卯調文選未浹旬公再以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驗封郎中甲申春予告休沐丁亥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文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祗慎疏忠拔滯汰冗懲貪苞苴之逕遠絕請謁之鎛不啓又能察器鑑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叙帷宜除目一

下選人懽然相賀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
寅晉光祿卿公條陳積獘十餘事俱荷　俞旨六月
晉太常卿疏請　冊立東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
初至倭報驟傳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
才又稽寺租清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遺無名
之費諸所節嗇盡充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
饒兵嘗題　先抽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
海航天津相距萬里而如鳥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

塡鯨穴而以將士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
値正作往便蹤入獲先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
食祿多年値此疆塲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
報日也方將發舒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
力辯求去得　旨回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蹤
跡始末甚明言者豈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
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
騰崚高者捎雲下者拂牖寒濤清耳濃蔭覆席得老
是中豈不萬倍中丞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

杜門息交適意林水寄興毫素以薜蘿爲裀席指鷗

鷺爲友朋升沉苦樂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

雲林之樂而羅疾未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簀之

日公絶無他語惟取筆書十許言有關府非早五十

非夭之句可謂達生觀幻翛然去來者矣公長鄢中

受月泉養育恩深雖痛念𢯱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

顯渇徼　恩封月泉公爲主事贈母羅爲宜人益務

色養及月泉公歿公再入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

天吾幸獲孝養育我者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

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
河僅得一跡氏宗暴把臂欷歔為留匝月起己丑還
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勖
勞未報為言公大怖臨身不忘孺慕有足悲者公生
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其
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對客揮麈聽者忘倦所遺有
天官郎草鎮閩疏抄北遊等稿表宗道曰公為太常
時常與同里一禪衲談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查君
枢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娓不敢

當文憶同郡公會公謂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君說法開我蓬心媿余當時酬答疎莽不能秋毫有所助嵌而公飯向般若訊及少者懃至若斯可謂賢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亦歸卧田間雙魚絶斷不知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係似非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曰公生于汝長于荆宦起于臨終于閩其外警敏其衷真醕生歴華要沒享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所釣遊公臯來休樂哉兹丘

明吏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中太宰汪公卽世公之孫官生孟吉以陳君博士爲狀來乞志銘夫太宰公者卽宗道燥髮時㳺稔聞少泉先生者也宗道卽不斐頗託筆札徵嚮往焉按狀公諱宗伊字子衡別號少泉先世居婺源六世祖清甫徙崇陽三傳生贈資政公藻藻生四子長通政使宗元次尚寶卿宗凱次孝廉宗召又次爲公公少出繼其從中丞公嗣中丞守福郡也則携公與俱時甫十三齡耳而操觚爲文奇甚中

丞公寺之後歸就試舉省試第一人戊戌成進士乞歸養庚子謁選令浮梁浮梁民患苦水水至眢蝗集抔土得不溺死為幸然飢甚矣遂起為盜吏急捕將傅法公泫然曰傷哉盜死法也吾民至冒死法以冀緩旦夕之死也傷哉悲縱勿問而獨條禁常例等五事奏記當路已復分里甲定徭役當路令榜之縣廨為絜令自是浮梁不苦權征卒大饒即觸之所縱更為嘉師矣會報宸將內召而奔中丞公訃歸服闋擢文選主事避兄太僕改武選歷員外郎郎中時分

宜父子擅權為國巨蠹同部焦山楊公抗疏發其姦
被逮公不勝憤懣恩技綫去而焦山疏內稱分宜孫
鵠冒軍功同舍郎有邀公為分宜飾者公正色曰嗟
呼焦山乃真丈夫不怖萬死拔如山之姦我輩亦復
具鬚眉稱男子柰何更為姦用且鵠乳臭子冒軍功
曾不可欺三尺嬰孺我寧死不能為若飾也卒執論
不屈而分宜父子啣公次骨矣遂諷羅公公罷而喜
甚曰是吾志也即日挾蒼頭歸朝夕奉觴壽太夫人
暇則據梧繙書凡家居十七年而神王色潤無所徙

僚蓋至　莊皇三年始起拜南京銓部郎時公隱約
久海內望若咸鳳得爭先覩為快而公亦感　上恩
意氣發舒思所以報塞者故自南銓從卿尚寶及太
常光祿悉舉其職尋晉應天府尹所轄縣八賦役於
昂猾胥手窶反倍富者公悉釐而籍記之來者不能
以意挹損南中民卒賴焉爭肖像祀公已晉大理寺
卿所理失入甚多迨今稱廷尉寬平不苛者率首公
已佐戶部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自簡騶從裁煩費
倡廉儉所上封事無慮數十大都石畫中機宜當

上意　上傾注公甚晉公戶部尚書總督倉塲倉塲
利孔也而主者率遽廬其官而膌滐其家乃斃竇百
出如竄穴矣公咄嗟間爬搔殆盡即胥隸無所庸姦
居無何上疏乞骸骨　上温諭止之凡三疏辭益懇
上留彌堅公感泣起益竭力任事歷三年侍　經筵
侍耕籍屢　賜白金文綺庚辰改以南銓公中道屢
疏臣不幸有狗馬勞　陛下幸哀憐放臣還首丘死
且不朽壬子天子重違雅志予輅歸調攝而公自坚卧
山中不問外事矣獨時時手一帙唔伊著經書義疏

訓其孫若侄居嘗下揵兀坐不以赫蹏入公府然于
旋及門公亾娓娓指陳邑利病甚悉自奉儉甚寒士
有問者輙曰有旨哉惟儉助廉一語吾終身所墨守
也歸休八載兩臺屢疏薦公天不憖遺公逝矣公生
其卒某某云云史宗道曰予覩世抗直士多矣顧多負
氣之長者譽云當公侮權相時人共指曰此猛項郎
不可近然　　莊皇朝大臣稱寬平不苛輙首公者何
也夫公則何可涯涘耶且也中世仕者瑩瑩畏途誰
虞漏盡公里居之年半乎立朝未衰乞身以令名終

焉鴻飛冥冥不罹于羅公之謂哉博士又亟為余言公山中多所論著為詩清遠有靖節香山之致夫公修太上亦不遺立言之業夫公則何可涯涘耶是宜繫銘曰鬱鬱江漢孕茲喆人聲足暢實質有其文筮仕巖邑清明洚洞烏窮而攫公則鸞鳳容城危言命溥朝露誰能不渡公則砥柱拂褱歸田標持峻峻士林仰止公則泰衡遭時彈冠鏗鍧建豎流潤九埏公則霖雨乃賦遂初歸櫝其光堅貞無瑕公則琳瑯崇年厥世乘彼鄉雲表猶帝鄉公則列星玄宮楚楚羊

山之陽僊蛻永藏奕世其昌

衡陽鄒先生墓誌銘

萬曆己丑仲春鄒伯子以書抵不佞曰天乎先君子不幸即世矣敢以先君子不朽之計累足下不佞聡姻伯子休戚共之手伯子書未既而欷歔泣數行下也即安能以不斐辭先生為宋侍郎志完之裔中葉避地來公安至祖戶部尚書莊簡公始盛莊簡公子雲岑公生先生莊簡公懸車而亟含飴之樂也居常露禱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當封吾請乎之後全活

信是庶幾徼福于天獲喆孫乎而未幾生先生懸弧實浴佛日莊簡公因憶寶誌所謂石麒麟者小字曰麟先生生平口不談禪悅而慈悲靜攝有合乎瞿曇氏之旨豈其宿根也耶先生少為文琅琅驚流輩學使者才先生亟廪上庠廪上庠久獨行好脩撑地而蹈諸博士共推為良師不敢稱鴈行先生事封公謹甚每封公從外歸雖丙夜必伺於門手啓鍵迎封公曰兒在斯兒在斯已隨封公入揖立戶外奉教至累數十刻無論寒暑不少移倚先生性雖輕貲財然無

所安費謹儲焉以伺封公之謚也而出之封公以食
指漸夥勢難聚處命就石浦舍晨昏定省風雨不輟
聞給授貲產即法然有異時之感庚辰公以封公瑞
七袠攜季子之沙市市衣物為壽舟返舵薄沙而覆
溺者十六七危矣先生端坐俟命會有救者斧舟底
以出父子僕從俱無恙人咸嘆異為之語曰誰謂天
不仁曷視鄒公履死而生昆季性行不一隨所宜規
誨之嘗曰古人恥獨為君子況骨肉間耶降顏色相
歡洽以微詞誘掖之部東西有兩小墅暇日咏嘯其

閭環墅之民薰德善良者甚夥東墅地宜蔬畝收租甚薄曰吾姑留餘以遺後人耳訓諸子以行誼為先不佞甚習伯子竊服其雄文藻而廪廪德讓不作詞人仰天眼大都先生之教云某日將會埜葉子宿于山莊方以二絶簡李某附和張東海九日喜雨韻并夜坐述懐二律已乃正席手一編倏然而逝人疑先生坐脫云不佞居去先生僅數武先生以伯子故而忘年交不佞不佞每語人先生非今代人也藉令起制科立朝必有所就夫縣官彌天設網豈不祈得賢

乎而至今鄉先生老牖下與英雄所為短氣于賢科也雖然孝友兄弟是亦為政厥有明訓矣為德于家作憲里閈嗟先生又何嘗不罄其用也生卒云云是宜銘銘曰為公宜期頤而胡促齡兮為公宜軒冕胡竟老青衿兮含貞蓀蕙神理無盡兮豔羨遺華以不辱為榮兮有山翼然松栢騰岐予惟公與夫人永從厥貞兮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誌銘

公名照字廷明廣濟人也少為學後棄而畊畊暇益

唔咿不輟尤喜讀周易子史及當代掌故律曆垂老猶據梧手抄諸書盈篋每中夏跣足坐楓林手一帙縱觀遇會意輒起舞望見者詫曰夫夫豈其醉耶而囷廩之羨益市古經籍兼助弟楮墨費居恒語弟曰一丘一壑之樂兄已寓之弟不得復爾其勉為名儒哉弟卒為邑青衿曷奕鴈行云公謟居久意不自得一日謂所知曰丈夫有足不徧五嶽而效蓐婦亍亍嬰突下勿論子平少女沾沾笑人即桑弧謂何遂至燕市方謀登太行躡嵩華而適遘危疾夢神人者羨

髯絳袍前呼公若後當有顯者若遠遊矣為甚速歸公覺而驚嘆此殆漢壽亭侯教我也吾不復遠遊矣遂亟治裝歸公歸而好施予益甚族姻多倚以舉火先塋悉碑而置田令子孫輪戶修伏臘偶先世有鬻產于隣者併丘墓失之歲久翁仲沒艸莽不可辨公一日過其地心動雜艸而視殘碑果先隴也人以為誠孝感云公誨諸子甚嚴一日撫二子背吾先世清白吏所遺汝輩者惟忠與孝汝慎勿忘先人哉已又曰神言固不誣汝兩人當有成顧吾不及覩矣是時

公尚健飯而為此言家人頗異之未幾溘然游異哉
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公性沉重寡言笑脩軀通髀面
若凝墨目精炯炯吐聲若鐘里人望而畏至避匿去
有為不法者密相誡曰慎勿為黑面公所知其見憚
里中如此公次子大謨令太湖今為比部郎與予同
舉于鄉史宗道曰不佞覩公博極羣籍蓋居然儒者
也而竟白首田間或者憾以身有乎儒之實而不著
儒之效夫有其實矣即不著其效可也雖然比部之
哀然舉次第躐通顯以致　天子恩綸賁予松楸者

誰力也庸可謂非儒效乎不佞聞公居里閈里中穡者恙咋指避去而窶人依之若嬰兒之需乳乃比部治太湖吏畏民懷何其肖公也夫公小用之一家而比部君大用于一邑比部君之效公之效也則謂公盡着儒者之效可矣銘曰謂公不矜紳兮而竹素之業遂于申韓謂公不期顯兮而無涯之知永于彭籛留餘于後錫羨于天以爲不信視厥象賢鬱鬱新阡膴膴乙原于斯歸全于斯萬年